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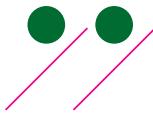
摺紙新玩法 突破傳統 教學工具

HappiKAmWorkshop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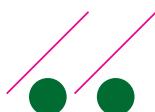
鄭可安



「HappiKami」的意思可以分拆成「Happi」開心和「Kami」日文紙張，加起來就是讓所有人開心的一個紙藝工作坊。



「求學不是求分數」，但現實世界是否真的做到？香港教育局列出有9種不同特殊教育需要(SEN)的學生，包括聽覺受損、視覺受損、身體弱能、弱智、情緒及行為問題、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、自閉症、溝通困難、讀寫困難和資優，政府撥款予學校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小組，希望讓他們跟上進度，究竟這些小組是拔苗助長還是因材施教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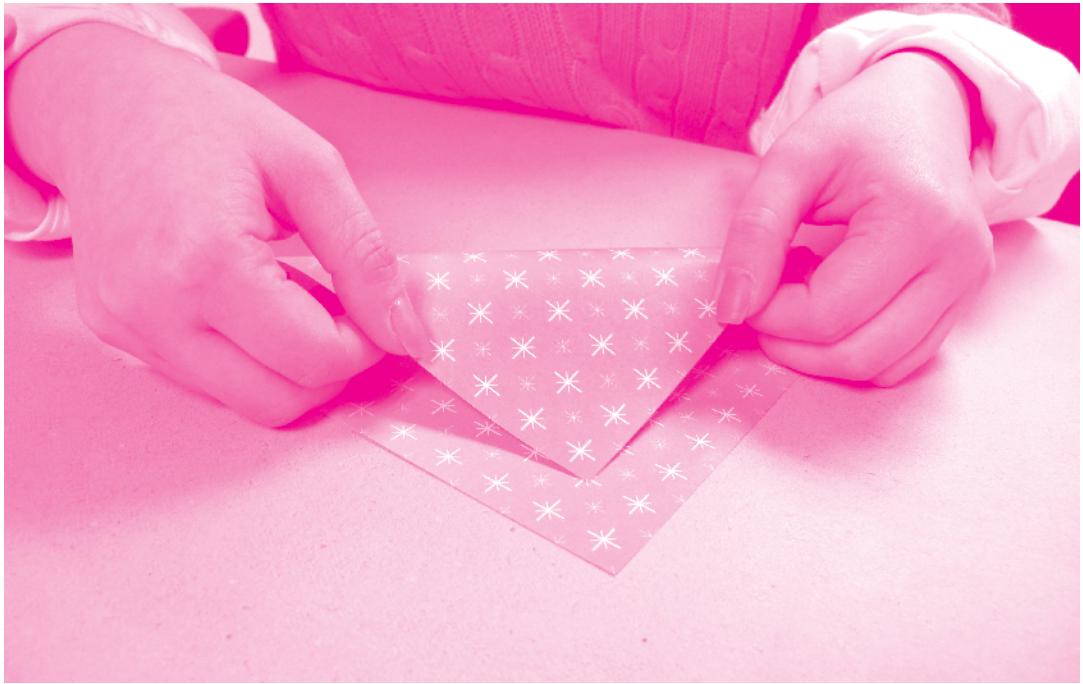


特殊學習需要 有特別學習法

鄭可安 (Angela) 身邊有一位患讀寫障礙的親戚，從小到大在家庭聚會中都看到對方父母大大聲聲地鬧他蠢，還要強迫他入大學。「我記得他自細都很少說話，20幾歲人都沒有自信。我覺得社會要正視有特別學習需要的人，明明不是讀書的材料都要迫對方入大學拎張證書。」人生是否唯有讀書高？Angela特別身同感受，因為她說自己在香港唸幼稚園時，印像深刻記得被人奚落說自己是一舊雲，覺得自己好蠢。「後來我去到澳洲唸小學，發覺沒有功課、考試和校服，我覺得好開心。我會想讀書是否一定要

考試？在那裡讀書沒有分邊個叻邊個唔叻，大家細細個已經看好多書，大家做一件事是因為真心喜歡的。」雖然只是短短幾年的外國留學生活，但已經讓她留下深刻印象，知道讀書可以很開心，亦不一定要迫的。

2016年Angela參加了好薈社，在腦震盪活動和學習過程中，她決定要利用自己善於設計的強項來幫助有需要的學生，並找來不同伙伴一起合作。在資料搜集過程中，她認識到原來華裔摺紙藝術家Joseph Wu也是患有專注力不足的，而摺



紙竟然可以令他坐定定，更非常專注地摺紙。其實摺紙除了講求右腦的創意外，還需要不少左腦主導的數學、邏輯和次序等，所以摺紙可同時訓練兩邊腦袋的活動，有機會改善專注力和行為表現。這個發現加強了Angela決心要把摺紙的樂趣和好處帶入學校，利用紙張不同的紋理，讓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，包括過度活躍症、專注力不足和自閉症，嘗試用雙手學習新事物，增強他們的社交、耐心、創意和學習能力。

講起摺紙，Angela記得幸運星的年代都會摺一下，而摺紙時可以是一片空白，讓自己安靜下來的時間。「我覺得這是一個探索的過程，摺摺下就會出現一些東西。」摺紙原本源自中國，是透過摺疊來創造出精緻的設計，但就由日本發揚光大。傳統的摺紙只有一些相對簡單的設計，如紙鶴，不過從1950年代開始，摺紙技術出現重大變化，加入數學理論和定律，將摺紙提升至藝術境界，演變出不少令人驚嘆的作品，可以創造出家具、時裝和科學設備，是一門專業的手藝。

要將這門專業的藝術帶入學校，Angela不單要懂得摺紙，還需要建造一個有系統的課程。她們設計了一個16堂摺海陸空12隻動物的課程，同時又設計了一個摺紙收藏書仔，讓同學留起他們的作品，還有一張雙面漸變顏色和有網格的特別手工紙，方便有特別學習需要的同學跟指令和理解。「我們都要從新設計指令字眼，逐步逐步來，清晰簡短，讓同學有興趣跟從，好像我們會說某些形狀似甜筒，大家一起吃一口。」由於每一個步驟都要極度細緻，所以原本2分鐘的過程，很容易就變成30分鐘。

其實外國有不少摺紙中心，但香港就相對落後，所以Angela坦言要把課程帶入學校難道很高。「開始時我們不懂得如何找學校合作，要逐間敲門寄信，初時免費的工作坊都會做。」不過做下來，發現很多問題不在於實際操作，而是心態上的不同。Angela說一開始以為很多人會願意幫助SEN的同學仔，結果是家長覺得有SEN不如讀特殊學校，不想入主流學校；學校又覺得坐定定上堂會實際些，結果要開拓學校市場舉步為艱。「我覺得社會思想上對SEN同學仔的看法有很大的差異，另外很多人覺得你是社企所以不需要付錢，但我們都要食飯。」結果，就引申到面包與理想的掙扎，Angela指一直都是拉上補下，用商業的生意來彌補學校的工作坊。「一個6位同學的SEN組要用上3個導師，雖然不夠經濟效益但是有實際需要。」雖然遇上困難，但Angela常常想起在好薈社上堂時學到的一個詞語「假慈悲」，並用以警惕自己不要變成為做而做，她堅持要認清受眾和做對參加者好的事，所以她不會忘記初衷—學習可以有好多種方式。



